

清暑筆談

此據寶顏堂秘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清暑筆談

九山人陸樹聲著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爲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曠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直難，旨涉滑訛，聊資題說，以備忘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爲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爲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爲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爲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爲離，而離中有真水，腎爲坎，而坎中有真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胎養。丹經以硃砂煨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爲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爲真火，水火升降，養成內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爲泰，山澤通而爲咸，水火合而爲濟，蓋交則爲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爲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爲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爲形，賦一理以爲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爲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境交萬燭，而

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爲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冒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爲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啓戶。故曰卯爲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乎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間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饒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凡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妄語。

廣野中陽飢。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蜃氣爲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綢繆盪漾。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

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坦味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牛羊旦晝之牴牾，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復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方衆人紛拏擾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

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故自私自利從軀壳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真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常止，依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逡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紙。余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誤龐雜，爲後人捧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爲攷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玫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尙多舛訛。

揮紛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澀筆。滑則不能燥墨。藏久則粉渝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銜裂。近稍用緊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情寄縑素。反璞還其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畫游。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斬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備。然驚馬無良御。益窘蹶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擅精喜交名士。楊鐵老爲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小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胸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爲德。發墨爲材。或者指石理芒。

澹墨易磨者爲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鋷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鋷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爲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爲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爲端。則有飾僞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栴檀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淩脾。火陽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爍。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粟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爲通天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爲斑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培土埋之。惡其病已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弦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爲至音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卽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寢音以自傷。是何其特

人者重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尙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敍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清曠。意甚適。自爲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葉瓢以絕聽。不知耳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爲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運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爲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醢。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真。昔人偶斷。綴養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來幾爲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魴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爲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執不以爲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尙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官所歷如飲食精麤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君子望人。

蓼蟲之食苦也。蜻蛚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美之爲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驛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冷泉一日舟觸礮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飲食豐潔皆取給于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拄鵠。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謂之眞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平旦穀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蠲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

清淨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婉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蹣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饜富貴，縱嗜慾以戕生者，何異。臨海金一所，賁亨，僂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享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魏正世忌太深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恕。朱元晦是也。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闕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薰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棋罷局而人換世。黃梁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清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末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觀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懸絕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則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潤詩序云：感性命之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己，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咨，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敘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丐爲天下者，然而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于人，丐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義，而義與丐者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而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

意己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僞來由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乃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則所謂貴于己者。性分是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卽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瀾。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着掃。僧拈起帚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帚柄去。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嚙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變理。輔元氣也。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膺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膺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夏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禮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爲已學而絕學。既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聖。儒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卽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闢闔之機。交合綿續。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爲玄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曹道沖。以爲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所免于身後。藉以爲釋罪之因。而特以無忍。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尙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靚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壽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未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餅鬻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其為命。而不在我者為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為。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巖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疏。只于知嶺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為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遺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仕而不得行志，或諉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衆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譎，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于己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救何？」

世輟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己分所及，則以無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爲憂世而未嘗不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